

刘雨时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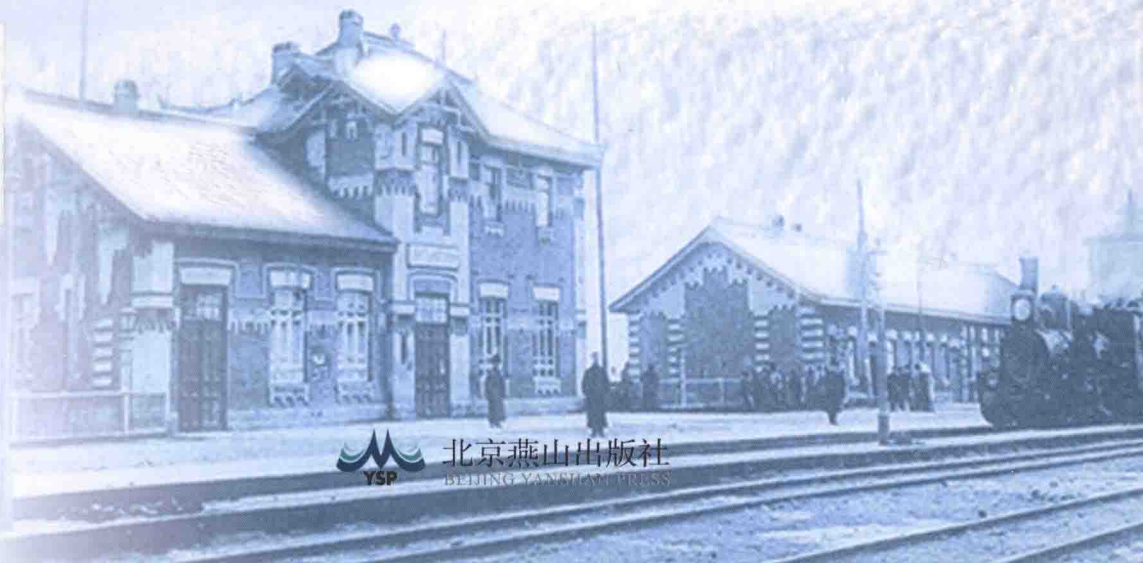
俄罗斯恋人

被誉为中国版《乱世佳人》

“80后”文学里程碑式著作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感人至深、撼人心弦的爱情故事

读来令人百感交集、久难释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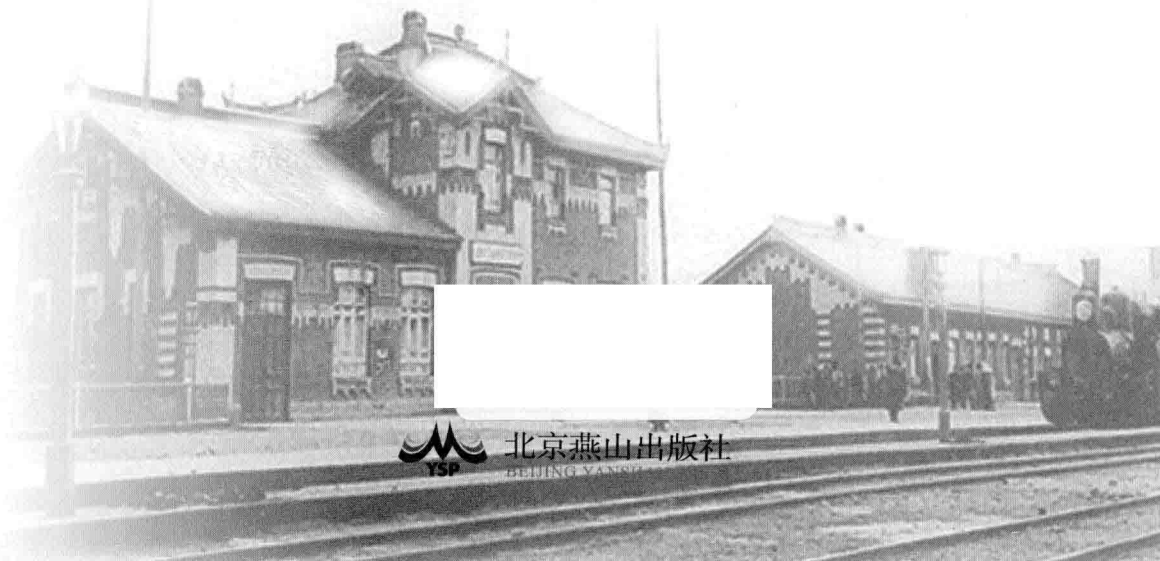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

俄罗斯恋人

刘雨时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俄罗斯恋人 / 刘雨时著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402-3872-8

I. ①俄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0853 号

俄罗斯恋人

作 者: 刘雨时

责任编辑: 王月佳 常思薇

封面设计: 点击成金
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: 100054

电话传真: 010-65240430 (总编室)

印 刷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字 数: 315 千字

印 张: 19.25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早在几年前，我的祖父就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年过90岁。他是一个干瘪佝偻、沉默寡言的白胡子老翁。自打我记事起，他就是如此，以至于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也会有青春年华。但是，一个夏天的傍晚，祖父把他深藏心底70多年的秘密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不禁错愕和感动。原来祖父当年不但像我今天一样拥有着青春，而且还有着那样一场令人唏嘘的爱恋。

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爱情，可是我煞费苦心地把它们找出来，却发现它们与我祖父的爱情比起来大都相形见绌。我对祖父的爱情故事太着迷了。我祖父年少时的恋人是一个中俄混血儿，祖父从他皱皱巴巴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她的黑白小照。照片上的她确实很美很美，和年轻时的祖父也很般配。我记得祖父当时跟我一起端详着她的照片，祖父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，对我说：“她的生命短暂，但她留在这世上的都是美。”

我一时满脑海都是身为县城大富绅之子和中学生的祖父的身影，以及身为哈尔滨中东铁路官员之女和芭蕾舞者的祖父恋人的身影，还有那哈尔滨的老电车、俄式民居、欧式建筑、来自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和哈尔滨漫长冬天的皑皑冰雪，以及旧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哈尔滨老一中、马迭尔西餐厅、东省铁路俱乐部、火车站、老县城，等等等等。

我还看到了祖父19岁时送给他恋人的那块刻着“地久天长”四个小楷字的和田玉佩。我顿时觉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议，那种感觉太奇妙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祖父终生难忘、爱入骨髓的俄国姑娘就是戴着此刻在我手中的这块玉佩，与祖父阴差阳错地离别，远走欧洲，后来却又回归松花江畔，与祖父别后重逢，但也玉殒香消。

我祖父的这段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，中国东北正值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。那个年代，山河破碎，烽烟四起。这样的年代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、间谍、英勇的军人和草莽壮士。当然，这样的年代谁都逃不过战乱的大背景，谁都不能免受战乱的影响。但我从祖父那里听到的，更多





的是生活。我深刻地感受到，无论是哪代人的情感都是大同小异的，就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，祖父那代的年轻人也充满朴素的梦想，也会为了爱情奋不顾身，大喜大悲；也会为了前途和命运苦苦求索，患得患失。也同样有执着和善良、无奈和彷徨，有刻骨铭心和永志不忘。

听完祖父的故事，我就产生了一个冲动，那就是把这个故事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。不过，基于多方面考虑，在书中我还是决定把祖父化名为乔轩，把祖父的恋人化名为陈姝玥。无论如何，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为了纪念祖父曾经的青春韶华，纪念祖父那场感人至深、撼人心弦的爱情。我想，对于哪代人都是如此，青春和爱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但我并没有将这个故事的起名叫《1930年代的爱情》，因为这本书里不仅仅是爱情，还有那个令人既畏惧又神往的年代——属于我祖父的黄金时代，属于我祖父那代人的激流岁月。

我不知道怎么命名这本书，但当我手里握着这块“地久天长”玉佩的时候，我又想到了祖父的恋人，那个不但拯救了祖父生命，更拯救了祖父灵魂的美丽的俄罗斯姑娘。所以，我索性给这本书冠一个名字——《俄罗斯恋人》，来表达我对她的敬仰，表达祖父对她的绵绵思念。

刘雨时

2015年元旦于哈尔滨

目 录

CONTENTS

前 言 / 001

第一部分 哈尔滨，“最美”时光

第一章 / 002

第二章 / 009

第三章 / 012

第四章 / 020

第五章 / 023

第六章 / 030

第七章 / 037

第八章 / 044

第九章 / 048

第十章 / 052

第十一章 / 056

第十二章 / 067

第十三章 / 075

第十四章 / 081

第十五章 / 083





第十六章 / 086

第二部分 别了，莫斯科

第十七章 / 092

第十八章 / 101

第十九章 / 109

第二十章 / 113

第二十一章 / 117

第三部分 错爱，埋下祸根

第二十二章 / 124

第二十三章 / 132

第二十四章 / 135

第二十五章 / 140

第二十六章 / 145

第二十七章 / 152

第二十八章 / 159

第二十九章 / 166

第三十章 / 172

第三十一章 / 178

第四部分 咫尺天涯难相诉

第三十二章 / 186

第三十三章 / 190

第三十四章 / 193

第三十五章 / 200

第三十六章 / 204

第三十七章 / 210

第三十八章 / 216

第三十九章 / 221

第四十章 / 226

第四十一章 / 232

第四十二章 / 236

第五部分 爱恨两茫茫

第四十三章 / 244

第四十四章 / 248

第四十五章 / 257

第四十六章 / 265

第四十七章 / 270

第四十八章 / 276

第四十九章 / 281

第五十章 / 286

第五十一章 / 291





第一部分

哈尔滨，“最美”时光

乔轩望着茫茫白雪、寥寥长空，一阵阵发呆。他不禁自问：“我一会儿到了哈尔滨，是直接找姝玥，跟她一走了之呢，还是应该先替爹进山打听姐夫的消息呢？”



第一章

时隔多年，乔轩的记忆深处，有一个场景始终挥之不去。混沌的风雪笼罩着寂寥的大地，一别十六载的恋人倒在乔轩的臂弯里，他撕心裂肺地唤着她的名字，正要将她背起，她却用尽生命最后一丝力气，猛然间拥抱着他。

当初说好了地久天长，就像她曾带走的这块玉佩一样，却换来十六载绝望的等待。当初说好了地久天长，正如她分别过后带回来的这块玉佩一般，可是在交织的风雪中归来的她，归来又离开。

乔轩轻抚着这块镌刻着“地久天长”四个小楷字的和田玉佩，脑海里尽是他们的刻骨往事。他还清楚地记得许多年前那个严寒的冬日——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元旦，他和她都才19岁。他们愉快地坐在哈尔滨马迭尔西餐厅，等待他的表哥戴国文来共进元旦晚餐。当时乔轩拿出这块乳白色的心形和田玉佩，亲手替姝玥戴在脖子上，并许下地久天长的诺言。那时候他们是如此相爱，即便岁月变迁，后来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。

乔轩一度自问：天长地久有多久？或许不在肉体相依，只在灵魂相伴。他也唯有这样念想，才能令自己的内心稍获宽慰。因为就在乔轩赠玉的那个夜晚，他们安恬欢乐的时光悄然终结。那天晚上，乔轩和姝玥并没有等来戴国文，反倒是等来一个可怕的消息：中东铁路中央医院的杂役急匆匆地跑来对乔轩说：“你表哥戴国文让人家给打坏了，你快点儿到医院看看吧！”

四轮大马车上，乔轩一直追问杂役：“我表哥伤得重不重？被谁打的？”杂役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这我不知道，医院让我来找你，我就赶紧来了。”

本来温馨甜美的元旦之夜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搅得一团糟。马车疾驰，姝玥紧挨乔轩而坐。此刻，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里闪动着一丝忧郁。乔轩与她对了个眼神，心里不由得叹息着。

短暂的沉默之后，杂役忽然又一惊一乍地说：“反正你表哥满脑袋都是

血啊！”乔轩听完这话，惊得都坐不住车了，姝玥忙在一旁喃喃地宽慰着。杂役就此闭了嘴，直到医院也没再吐出半个字。

医院的这间病房并不大，只有两张小床和几把椅子。乔轩和姝玥冲进屋的时候，戴国文身穿学生服，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正歪着身子倚在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单人床上。室内非常安静，只有戴国文一个人。

“国文哥，你怎么样？”乔轩三步并作两步，凑到国文身旁。戴国文见乔轩来了，一边要努力坐起来，一边说：“我让歹徒给打了。别担心，大夫说了，没有大碍的。”乔轩忙问：“歹徒为啥打你呀？”

未及戴国文回答，病房的门忽然开了。乔轩蓦地投过视线，来人是一位身穿黑警服的青年男子，中等身材，体格健壮，眼睛不大，有点儿吊眼梢，年龄大约有二十五六岁。戴国文急忙向这人问好道谢，并对乔轩和姝玥说：“今天多亏这位长官搭救，不然我早被歹徒打死了。”乔轩和姝玥稀里糊涂的，也赶紧向警察道谢。警察只是说了句：“不用谢，这是我职责所在。”他并未怎么理乔轩，对姝玥却十分留意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。

乔轩见此情景，心里倒是会意。这不仅是由于姝玥的中俄混血儿身份，单凭她的美貌就足以吸引人的目光。她拥有一头乌黑的秀发，一双蓝色的杏仁眼精巧地镶嵌在象牙色的瓜子脸上。她今天穿了一套厚呢料裙装，上身裹着毛披肩，腿上套着厚毛袜，脚蹬长筒靴，一副俄罗斯少女的典型装扮。

戴国文在一旁介绍道：“长官，我叫戴国文；这位是我表弟乔轩；这位是我表弟的女朋友，陈姝玥。”警察点了点头，依然注视着姝玥，此时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，他似乎要对姝玥说什么，但欲言又止。姝玥变得有些尴尬起来。乔轩冷眼也斜着警察，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。

戴国文故意咳嗽了一声，问警察：“长官，还不知道您贵姓？”警察从姝玥身上移开视线，说：“我姓马，叫马行健。”说完，他麻利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，又严肃地对戴国文说，“刚才你受伤包扎，我就没问你。现在你说说你被打的具体情况，我要做个笔录。”戴国文连声答应着。

马行健拉过椅子坐下，跷起二郎腿，将笔记本翻开，按在大腿上，一边取下钢笔的笔帽，一边示意戴国文开口讲话。乔轩和姝玥并排站在床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国文，想要听个究竟。

“今天是新年，我表弟在马迭尔请我吃饭。我去马迭尔的路上，拐进一





个小巷子，突然有三个歹徒从后面蹿上来就往死里打我。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为啥打我，大晚上的，我也没看清他们长啥样。我以为这回命准丢了，万幸长官您赶过来救了我。”

“我让你说得具体点儿，明白吗？还有，你说说你的个人情况。”马行健颇不耐烦地说。

“啊，好好。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^[1]的学生，学铁路建筑，今年22岁……”戴国文话刚说了一半，马行健就抢着说：“哎呀，你原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的学生！”然后，他转过脸，看着姝玥说，“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的学生，这可是国家栋梁啊！这些暴徒真是无法无天，抓住他们一定要严惩！”姝玥见马行健跟自己说话，礼貌地点头应承着。

马行健一面站起身，一面又对姝玥说：“我刚才真是便宜他们了！我巡逻，正好碰上这几个暴徒打戴国文，我二话没说就上去制止。这仨暴徒看事儿不好，撒腿就跑。我当时一运气，奔一个大个子就去了，几个箭步就把他追上了。我拽住了那个大个子的棉袄袖子，你说这寸劲儿，咔嚓一下子，我居然把他棉袄袖子扯下来了，人却让他跑了。”

“马警官真是勇武，这一切多亏马警官了。”姝玥勉强附和说。马行健笑道：“哪里话，这是我职责所在。”

戴国文被马行健晾在了一边，他斜靠在枕头上，蹙眉看着马行健的侧影。乔轩见马行健刻意跟姝玥搭话，心里顿时无名火起，他觉得马行健自从进屋以来，就一直对姝玥不怀好意。

马行健又开始端详起姝玥，沉默片刻，他忽然表现得极为认真地说：“陈小姐，我咋感觉你这么像一个人呢？你是做什么的？”姝玥提防着说：“我在上中学。”马行健“哦”了一声。

乔轩板着脸看着马行健，但对方毕竟是警察，而且他还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乔轩敢怒不敢言，只有静观其变。

“陈小姐，你跳芭蕾舞吧？”马行健又追问道。姝玥说：“跳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是东省铁路俱乐部的‘芭蕾公主’陈小姐吧？”马行健说。姝玥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就是我。”

“我就说我没看错嘛！我其实进屋就认出你来了！陈小姐，久仰，久

[1]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：1928年10月20日——1936年1月1日，现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该时期的校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。

仰——我早就在《国际协报》上看到你的新闻了，你的芭蕾舞太妙了。我一直都想去看看你的芭蕾，可总是没有机会。”马行健变得兴奋起来，又说，“对了！陈小姐，最近你有演出吗？”

姝玥的紧张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笑着说：“有呀！我六号下午在东省铁路俱乐部就有演出，庆祝我们东正教圣诞节^[1]。”马行健说：“好啊！我到时候一定去！”姝玥表示欢迎。

马行健忽然变得异常严肃起来，对大家说：“这歹徒必须得抓住严惩！我现在就去警察总管处备个案，派人去抓他们！”他不再询问戴国文的笔录，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推门离开了。

马行健走后，乔轩顺势坐到那把椅子上，并对姝玥说：“姝玥，从打上次记者采访你们东省铁路俱乐部的芭蕾舞团，你这台柱子真是成了名人了。现在就连巡逻的警察都知道你了。我现在成了名人的男朋友，说不定哪天也就是名人了。”姝玥伸出白嫩的小手，半掩着嘴，咯咯地笑。戴国文也笑起来，还没笑几声，就牵扯到了头上的伤口，他嘴里发出咝咝声，立刻扬起手捂住脑袋。

这时候，方才去马迭尔西餐厅找乔轩的那个杂役开门进来了。他手里捧着一个黑布包袱，径直走到国文跟前，说：“戴先生吧？楼下有三个年轻人，让我把这个包袱交给你。”说着，将包袱递给国文。

乔轩与国文面面相觑。戴国文缓缓地把黑布包袱放到床上，准备打开。乔轩和姝玥神情紧张地盯着包袱。展开包袱，里面是一堆报纸，扒开报纸，每个人都陡然一惊！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匕首跃入大家的眼帘。乔轩恐惧地问杂役：“送包袱的那人呢？”杂役吓得满额冷汗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包袱给我，人就走了。”

乔轩看着戴国文说：“国文哥，刚才打你的不就是三个人吗？难道……”戴国文不顾疼痛，一边慌忙地下床，一边说：“一定是打我的歹徒，他们肯定一直在跟踪我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歹徒随时都可能上来行凶。咱们得赶紧走！”乔轩说：“不行！走也不安全，八成歹徒现在就在医院门外等咱们呢！”

“轩，那怎么办？”姝玥焦急地问。国文也急迫地看着乔轩，他的脸色很苍白，半握着的双手微微颤抖着。乔轩在屋子里来回快步地踱着，忽然

[1] 东正教圣诞节：每年的1月7日是东正教圣诞节，信仰东正教最多的是俄罗斯人。





对杂役说：“医院有旁门或者后门吗？”杂役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有有有。我这就领你们去！”乔轩迅速地拿起那把匕首，单手挽着国文，跟杂役出门去了。姝玥紧随其后，乔轩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姝玥，你跟着我们不安全。歹徒针对的是国文哥，和你没关系。由我护送他就行了，你去值班大夫那屋，和他待在一起。”姝玥说：“不，我要跟你在一块儿。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！”

乔轩坚决不同意。说着话，他们就跌跌撞撞地来到医院的旁门前。杂役把门锁打开，说：“这门通霍尔瓦特大街，你们快点儿跑吧！”乔轩道过谢，扶着国文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姝玥也要跟着出门，乔轩一把拦住她，执意道：“姝玥，你听话！快回去。这么危险，你就别争了。”说完，带上旁门，将姝玥关在了医院里。

然而，没走出去几步，只听旁门一响，姝玥又追了出来。她一把夺过乔轩手里的长匕首，坚定地说：“轩，你一个人护送国文哥更不安全。你別看我是个女的，我可是有身手的！”乔轩看着姝玥，心里非常感动。

霍尔瓦特大街的路灯既稀疏又昏暗，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临街店铺早都打烊了，一片漆黑。深冬夜晚的空气很冷，一阵阵寒风吹过，乔轩不禁瑟瑟发抖。国文刚受了伤，走起路来很慢。乔轩感觉毛骨悚然，总觉得暗处有数双眼睛盯着他们。

“国文哥，我们送你回学校。你怎么样？还能走快点儿吗？”乔轩轻声问。戴国文稍微加快些脚步。又走了没多远，乔轩忽听近旁的小巷子里传来马车的声音。他们不由得警惕起来，正考虑躲闪之际，马车已跑到了他们跟前。车夫急忙停住马车，问：“先生，坐车吗？”乔轩他们恍然明白，车夫这是要载客。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坐车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！”乔轩欢喜地说，心里暗自庆幸着。四轮大马车驶到霍尔瓦特大街上，掉过头。“国文哥，你先上！”说着，乔轩就去搀国文。

戴国文刚爬进车里，不远处的火车站广场上突然传来两声枪响！乔轩和姝玥为之一惊，不约而同地望了过去。只见有几条黑影从火车站广场朝他们这边扑了过来。有人嗷嗷地喊着什么，夹杂着愈来愈强烈的喊声，又是一声枪响。

马受了惊，拉着马车箭一般飞了出去。乔轩和姝玥愣了片刻，携手窜进了旁边的小巷子，他们踩着巷子里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拼命奔逃。跑进去不太远，他们看到路旁有一座废弃了的破房子，糟烂的木门虚掩着。

不由分说,乔轩撞开木门,和姝玥藏了进去。

他们刚藏好身,就听见有人也跑进了小巷子。积雪发出咔咔的声响,在寂静的夜里,异常刺耳。破房子里堆满了垃圾,空间因而变得很狭窄,乔轩和姝玥挤在一处,紧盯着木门,大气都不敢出。

最令乔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木门被跑进小巷的那人撞得从门框上掉了下来,他慌乱地踩着门板进屋来了。这人身材高挑。破房子里很暗,看不清他的脸,只知道他是戴着帽子的。这人吃力地抬起门板,又立在门框上。然后回头扫视一眼逼仄的房间,也钻到了乔轩他们躲藏的角落。

乔轩和姝玥惊惶地看着他,没等开口说话,屋外巷口处骤然响起杂乱的人声:“我看见他们钻进这小胡同里面去了!抓紧点儿,跟上!给我搜!”乔轩听脚步声,大概有四五个人朝巷子里跑来。又有人说:“妈的!他们跑不远,肯定就在这附近呢!”乔轩和姝玥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“嘘……”躲到乔轩他们身边的人轻声说,“别出声,我是进步学生,有警察抓我。”话音刚落,哐当一声,门板被踢翻了。大手电筒雪白的光线射了进来,照在乔轩他们的脸上。乔轩的眼睛一阵刺痛,急忙用双手捂住脸。

“妈的!都藏这儿了,害得老子好找!都给我滚出来!”警察厉声道。四五个警察围在门口,都拿枪指着乔轩他们。进步学生率先站起身,走了出来。乔轩和姝玥跟在他的后面,他们俩见是警察,心里的惊惧却少了几分。

“哎嘿!还有个女的呢!”警察端着手电筒照了照姝玥,说,“真是反了你们了!大半夜的在火车站贴反动标语,扰乱民心!”乔轩搂住姝玥,忙解释说:“她是我女朋友,不关我们俩的事,我们是路过的!听见你们抓人,怕身上沾血才躲进这小房里的。”警察注意到乔轩穿的是学生服,喝问道:“你们是哪个学校的?”

“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的!怎么着?标语是我贴的,我那是唤起民众抗日救国!这事儿跟他们俩没关系,我跟你们走!”进步学生挺身而出,挡在乔轩和姝玥的前面。那个端着手电筒的警察照着进步学生,“哎呀”一声,惊呼道:“你左胳膊的棉袄袖子咋没了?对了!刚刚接到报案,就在前面那个街口,有三个暴徒殴打一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的学生!马警官当时巡逻正好碰上,上去制止,还把一个大个子暴徒的棉袄袖子拽了下来。那个大个子暴徒不会就是你吧?”

乔轩看了一眼进步学生的左胳膊,棉袄袖子确实不翼而飞了。乔轩不禁暗想:原来他就是打国文哥的暴徒,他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的学生,为





啥要打国文哥呢？正困惑不解间，只听进步学生厉声说：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！人是我打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没打好人，我打的是民族败类！他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，出卖同学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，就该打！”乔轩听了这话，反倒更加迷惑了。

进步学生又指着警察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‘九一八’以来，辽宁和吉林丢了，齐齐哈尔也丢了。现在哈尔滨危在旦夕，日本人虎视眈眈，随时都可能攻进城来！而你们这些警察呢？不但不奋力保家卫国，还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反日游行。今天我们贴标语唤起民众，你们又从中作梗，你们这些警察还是中国人吗？醒醒吧！不要当亡国奴！”

“放屁！你们身为大学生不好好读书，鼓动游行示威，殴打同学，还有理了？我们警察怎么不是中国人？今天你游行，明天他游行，我们要是不管，没等日本人打进哈尔滨来，这哈尔滨非得先被你们这些煽风点火的坏分子搞垮了不可！”

说完，为首的警察回过头，对手下愤怒地说：“真是反了天了！把他们给我铐上手铐子！统统带走！”又对进步学生说，“等到了笆篱子^[1]，你看我咋整治你们！”

其中两个警察突然扑上去，反手将进步学生按倒在雪地里，麻利地给他们铐上手铐。另两个警察则朝乔轩和姝玥扑过来，乔轩再次申辩道：“长官！我们是冤枉的！我们俩真是路过，没参与贴标语和什么游行示威呀！”进步学生挣扎着，说：“我和他们不认识，确实不关他们的事！要杀要剐我跟着你们走，你们别伤害无辜！”一个警察上去就给进步学生一脚，骂道：“你他妈的消停点儿！到时候有你好受的！”又有一个警察说：“我看到你们仨了，就是你们仨人！”进步学生说：“那不是他俩，我那两个同学早就跑没影了！”警察质问道：“你那俩同学跑哪儿去了？”进步学生说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！”

“你小子他妈的挺会瞎编故事啊！”为首的警察命令道，“别跟他们啰唆！都给我带走！”

警察再次猛扑上来，抓住乔轩和姝玥，同样将他们按倒在地，给他们戴手铐。姝玥一直是背着手的，她手里握着匕首，怕警察看见，所以藏在背后。这时，警察发现了这把匕首，更是证据确凿，说：“你看！这女的手里还拿

[1] 笆篱子：监狱。